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人部四十九

隱逸

隱逸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淦興南岑雖

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唯寒猿擁條吟溪壑
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
擬志廻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
園寄心翰墨林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
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崗丹葩耀陽
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增阮籍咏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
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原陸機招
隱詩曰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躑躑躑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
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朴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增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
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

外絕跡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
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從俗為周才
索居為偏智

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陶

潛歸田園居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

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

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

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

自然 又雜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曰秋菊有

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

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歸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又讀山海經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

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

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原宋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

溪行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峴過澗旣厲急登棧亦凌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葉卷謂初生未展

想見山阿人薜蘿

若在手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

隴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異音如江遊魚魚有

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劉孝

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

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闕嶠嶢開軒望嶄巖激水簷前

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

流波下不極騁歸玉山隈想象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

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

論胃臆 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

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沖
玄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鵠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
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
松柏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宏讓詩曰試遂赤
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
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
山中定可留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

辰光少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
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
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
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
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燄火然雖無
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

缺桀溺偶長沮藜牀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
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
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
仲蔚廬 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詩曰昔
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為
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
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李頎漁
父歌曰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

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
春持竿湘岸竹熟火蘆洲薪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
予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
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
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
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
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

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間巷掃花開薄
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
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行自
謂經過路不迷誰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
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又送友人歸山歌曰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
龍兮滿朝君何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

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
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
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又

曰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
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
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氲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
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又荅
張五弟詩曰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

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
還 又輞川閒居詩曰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

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
陵子桔槔方灌園 又訪呂逸人不遇詩曰桃源面面
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
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
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又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又竹里館詩

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又田園樂詩曰採菱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
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

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

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

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梁夜

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鳥

啼山客猶眠 高適東谿草堂詩曰水深巖子釣松挂

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
所希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岑參漁父詩曰扁舟
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
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
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
非取魚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曰鹿門月照開煙樹忽
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杜甫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曰巢父掉頭不

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
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
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
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
問訊今何如又題張氏隱居詩曰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
濟潭鱣潑潑春草鹿呦呦杜酒頻勞勸張黎不外求前村山路
險歸醉每

無愁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
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賈島題李凝幽
居詩曰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
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

言 又尋隱者不遇詩曰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

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宋之問陸渾山莊詩曰歸來

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

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又春日

山家詩曰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畫掩

白雲扉魚樂偏尋藻人間屢采薇邱中無俗事身世兩

相違 張籍和盧常侍寄華山隱者鄭氏詩曰獨坐三

峯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酒待山中

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荒壁通泉架
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祖詠蘇氏別

業詩曰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
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
禽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
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
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
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又贈孟浩然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
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
徒此挹清芬 又贈楊徵君鴻詩曰陶令辭彭澤梁鴻
入會稽吾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
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山中問荅詩曰問
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
有天地非人間 又登廬山五老峯詩曰廬山東南五

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曰青溪深不到隱處惟
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
紋余亦謝辭去西山鸞鶴羣 許渾寄題商洛王隱居

詩曰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
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牀
又題韋處士山居詩曰劒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
風藤子落溪雨豈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渡稀不堪

碁枰動應解剪荷衣

秦系獻薛僕射詩曰由來那敢

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反遣
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
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盧綸酬暢當嵩山尋麻道

士見寄詩曰聞逐樵夫閒看碁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
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
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 劉
長卿尋張逸人山居詩曰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

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又尋龍井楊老詩

曰柴門草舍絕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真泉咽豈勞經隴

地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

春唯有胡麻當雞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溫庭筠題李

處士幽居詩曰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穠

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烟碧草春隔竹見籠疑有鶴捲

簾看畫更無人南窓自有忘機友谷口空稱鄭子真

鄭常寄邢逸人詩曰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

稀到溪深鳥自飛
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
疇昔江湖意如今憶共歸
郎士元贈強山人詩曰或棹孤舟或
杖藜尋常隨意釣前溪
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烟寒
渚西
白居易池上篇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
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
鬚飄然安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
在沼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

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間間優哉游哉
吾將終老乎其間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詩曰石室掃
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
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朱灣尋隱
者韋九詩曰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
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
烟水自為鄰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 王
貞白題嚴光釣臺詩曰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

愛此水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嫌渭

濱叟匡國祇論兵 李商隱題鄭大有隱居詩曰結構

何峯是喧閒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

螭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 李羣玉

送隱者歸羅浮詩曰春山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峯白犬

隨兩卷囊書留貫酒一柯樵斧坐看碁蓬萊道士飛霞

札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

思 張志和漁父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漁父詩曰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

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
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王定是非 山中客別酒主

人詩曰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 宋王禹偁題張處士幽居詩曰雲裏寒溪竹裏

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

瓢閒把道書尋晚還靜攜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

此為愛盤餐有藥苗 蘇軾寄題刁景純藏春塢詩曰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甄陶外
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滿階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王安石書湖陰

先生壁詩曰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
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又訪隱者詩曰童子

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
人間總不知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詩曰山水未深猿

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為橋小
結廬 陸游隱者詩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

為糧如蜜蠶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枝紅屋破見青天盞
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
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
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
覆面垂鬢髻 又春晚村居詩曰澆書滿把浮蛆甕攤
飯橫眠夢蜨牀莫笑山翁見幾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東坡

先生謂卯飲為澆書李
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又春日小園雜賦曰市塵不

到放翁家繞麥穿桑野徑斜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
得一分花悶從鄰舍分春甕閒就僧窓試露芽自此年
光應更好日驅秧馬聽縑車 又初歸雜咏詩曰雪滿

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真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
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
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又初夏閒步村落間
詩曰薄雲韜日不成晴野水通池漸欲平綠葉忽低知

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醉遊放蕩初何適睡起逍遙未
易名忽遇湖邊隱君子相攜一笑慰餘生 又戲遣老
懷詩曰舊習家風號散人晚承恩詔賜閒身放狂泥酒
都忘老厚價收書不似貧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
一花新先生偶出人難遇陌上爭先看角巾 又初春
幽居詩曰滿榼芳醪手自攜陂湖南北埭東西茂林處
處見松鼠幽圃時時聞竹雞零落斷雲斜障日霏微過
雨不成泥老民不預人間事但喜農疇漸可犁 元薩

都拉題劉渙中隱居圖詩曰放光山下結茅廬光照山

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鄰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

葉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自笑天涯倦遊客十年未

有一廬居倪瓚題孫氏雲林小隱圖詩曰天地飄搖

一短蓬小窓虛白地爐紅脩然忽起縈雲夢不定仍因

柳絮風鶴影離襪簷上下鹿迹

音航說文曰凡獸迹車迹為迹

散漫屋

西東杜門我自無干請閒寫芭蕉入畫中明劉基太

公釣渭圖詩曰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

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身為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
載使人思 練子寧題黃彥成雲林小隱詩曰有客素
肥遯幽居愛林廬結屋依陋巷種瓜遶城隅浮雲南山
來清陰覆其間老柳帶寒色芳蘭露春腴窓深不知曉
樹密室自虛甘貧意自適守道樂有餘娛賓非旨酒飽
食但園蔬流水赴大壑翔禽戀高株物性各自遂誰能
常晏如 陶宗儀樂靜草堂詩曰屋遶芙蓉九疊屏日
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溫

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讀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太
史方占處士星丘高啓青丘子歌曰青丘子臞而清本
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
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劒任羞澀有書任縱橫
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
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
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吟
吟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

醒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
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
問龍虎苦戰鬪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
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
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蟲壯若屠長鯨清同汲沆
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
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
山爭星虹助光氣烟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

羹世間無物為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

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

山老人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歎

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

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

至正時啓隱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

丘子又贈金華隱者詩曰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

靈跡紀真錄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

縹緲開烟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

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
飛行恍惚誰解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
瑤草自綠春巖幽羣羊卧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
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
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苦未識識
疑便似黃初平嗟我何為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茯
苓夜煮倘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宣宗猗蘭操曰蘭
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

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汝其余輔 又招隱歌曰吾觀
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
六相兼臯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為況予
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
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抱德者蕭散幽閒樂
其樂扣舷清歌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
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鏡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
什吟詠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材將有為屢

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
日晏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傳巖何嘗
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
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為徘徊石泉麋
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為爾開脫却芰荷衣挂在青澗隈
翩翩命駕蒲輪來黃金如山高築臺待爾為咏臺與萊
無為令我悵望思難哉 楊維禎訪倪元鎮不遇詩曰
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宏景

蹈海深慙魯仲連
萬里乾坤似水一窓燈火夜如年
白頭未遂終焉計
猶欠蘇門二頃田
謝榛訪葛徵君
詩曰西城閒訪葛洪家
籬落秋餘白荳花
高枕自知無俗夢
數椽茅屋在煙霞
又寄武當山張徵君
詩曰辭官身寄楚天
涯石室燒丹別是家
七十二峯春雪裏
杖藜隨意看梅花

原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

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于是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倉庚哀鳴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
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
遺誠且迴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
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苟縱心于物外焉知榮辱
之所如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
卷舒冬與處以城邑春遊放于外廬歸邾鄆之舊里託

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邱墟豐蔬果之
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為娛時
逍遙于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白砂與積礫玩衆卉之
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沂清澗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罨
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
瞻高鳥之凌風臨鯨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
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陸機幽人賦
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

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遯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居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氛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澗泝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髣髴覲幽人之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

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余于是葺宇中陵築室
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青龜而
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邱于尺阜託
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
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
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一
壑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天地不
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

之休乃為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邱委天形以外心
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
于咏言滅絕景于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
曾邱翳蒼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
鳥來吟仍蔬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颺以赴節
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于神造咏幽人于鳴琴 孫承
嘉遜賦曰有嘉遜之元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薜荔于苑
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迴瀾臨崢嶸而式墜汧清

風以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
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元陰形猶與以徙倚
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邱中以草音于是混
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蕙陸夕步
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鱣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咏
休遯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元芒任吉凶而
靡錄 增潘岳秋興賦曰且歛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
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湧湍于石間

兮菊揚芳乎崖澁澁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漣漣逍
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原宋謝靈運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
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遯支體以逃身于是卜居千
仞左右窮懸幽庭虛寂荒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
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溜積氤氲而為峯推天地于一
物橫四海于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曾襟梁
簡文帝元虛公子賦曰有元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

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
墳心溶溶于元境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
林而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為山
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 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
暮庭草颯以委黃風颼颼以吹隙燈黯黯而無光獨展
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于是蹢躅徙倚顧景興懷魂
旣旣以至曙綴予想于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
江隈出郭門而東驚入漵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

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邱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
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哳之寒
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櫺軒而鑿池集游
泳于階下引朝派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
移雜青莎之霍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
生其如寄苟有胸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
欲兼絕仁而棄智忽學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
苑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于遊水馳三稔于申

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增庾信小園賦曰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
身之地況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暖而
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
根之宅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
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有欹側八九丈縱橫數百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簞覆地有堂坳藏狸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茵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
遲敲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着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
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金精養

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攄李莫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
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唐王勣遊北山賦曰嗟大

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于千儀易勞心于萬
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烏何事而嬰羅魚何
為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
六年而遐想有是夫况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
逸聊習靜而為娛遂披林樾進步斂陬連峯雜起複嶂
環紆歷丹危而尋捷徑攀翠嶮而覓修塗聳飛情于霞

道振逸想于煙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
覩森沈于絕磴視晃朗于高隅自謂搏風颺而出埃壒
邈若朝玄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
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焉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遭
迴視橫煙而斷續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
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
玉石室幽藹沙塲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溼
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

之窘束况乃幽谷藏真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
逢閨風之逸客直蓬萊之上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
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
問津昆丘一作山若礪渤海揚塵栽碧柰其何日種瓊瓜

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皇甫松大隱賦畧曰掩
蓬扃閉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雖捉襟而露肘終擊
壤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牧犢花霏霏而晚紅草萋萋
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一觴而

歡足波激石而瀛溶竹含烟而樸藪倚杖則手放青鳩
脫帽則髮辭斑鹿養牛不乘生雞懶祝迺步重水常趨
遙林奇峯崑崙古木森沈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
深遇清風而藉席對綠篠而開襟垂蘿窸窣以縈結連
巒菌蠢而相尋望去鶴于沙尾見歸龍于水心青苔潤
而饒露碧梧欹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癭臺琴山席平鋪
而葉墜書卷橫開而露侵迴首遙壑松蘿漠漠曲逕抱
雲根斜陽遶山脚瀑迸疑懸峯危欲落歷斷岫而崢嶸

入疎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相閣野鼠鬪于林梢山
雞鳴于叢薄朝常擁耒暮或垂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
寒而變春閒遊諳野蔬食慣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
之陶公白雲野岸波澄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瀟灑
青林之表杞根成狗蘿葉垂鳶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
而桂裊溪外負薪田中荷篠鷄披子夏之衣蛙鳴稚圭
之沼隴畝連延桑麻繚繞入崦而朽竹芟疎出溪而茅
茨稀少依林壑以終焉經沼沚而流連花披籬而綿絡

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赭魚躍日洞裏則沈鹿叫烟遇
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駐船槎崩水沒樹空籬穿雉雥
霧旦鼉鳴雨天灌於陵之藥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閒散
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開山決水澆蘭時並移風桂于
嶺頭種煙篁于澗裏山廩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鷗喜或
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慨焉懷古中心如醉憶耽
酒之步兵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
言見志陸機之價難偕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

已而諒紛紛于來者欲停觴而遲誰鑒往行之得失悟
前賢之是非今昔茫茫興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
亦何悲于麟獲亦何嗟于豹藏薜葉離披之島槐根擁
腫之塲白鷗兩岸青莎一牀遇四老而極逸逢七賢而
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室方結痛飲
之山簡就蔬食之亥唐我有遐說超然自悅鄙文馬與
華軒況金臺之玉闕門何山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
歸則千峯卧綠桃飄則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

形骸坐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采
藥于巖下行歌于里中兒童目以痴叔鄉人指作愚公
怪蔣詡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

增詔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 魏
明帝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
以侔古廉白可以風世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
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返乎

原梁沈約為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爰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退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
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映邱園事
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
朕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
遺異人必至 增高祖詔何點曰昔因多暇得訪遺軌
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邱園十有四
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

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
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
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
入也 唐明皇徵盧鴻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

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
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賁束帛之具重宣茲旨
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宋太宗詔种放曰朕臨

御寮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
庶績以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踪有曾顏
之至行特舉貢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
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
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
厚時風卿必斟酌化原丹青王度以沃朕心 宋天禧
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邱園申卹贈之
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

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為士流之推許
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常加聘召懇
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
幽局厚其賻贈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
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

原敕梁沈約為武帝與謝朓敕曰山林之志上所宜弘
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
武各修厥職羣材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

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塵
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
必不使壁帛虛往蒲輪空歸 增明宣德六年招隱敕

曰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
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
不能已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
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
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為國重臣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

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天順元年敕

處士吳與弼曰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
遠猷抱致君之弘畧顧乃嘉遯邱園不求聞達朕懷高
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
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
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
意

原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
少有令稱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
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簞食瓢飲過于顏子
漏屋敝衣踰于原憲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也 增

晉桓溫薦譙元彥表曰臣昔奉役有事西土訪諸故老
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

庶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棄武羅伯

而用寒浞武羅伯夏季之賢人也

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

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忘

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
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太宗敕太
守以安車軟輪迎陳搏搏表謝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
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
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
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
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

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
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明詔徒煩彩鳳
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
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
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
順愚衷

增疏晉皇甫謐讓徵聘疏畧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網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

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
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
篤疾軀半不仁仰迫天威扶輿就道臣聞韶衛不並奏
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邱稱賢樊姬掩
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麴音黃小麥屑皮也糲之雕胡
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
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
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

俊索隱于傳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魏

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等薦管寧疏曰臣聞龍鳳隱耀
應德而徵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昔高宗刻像營求賢哲
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未
引致非所以遵奉明訓繼成前志也歷觀前世玉帛所
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
勵俗獨行若寧者矣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
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

下阜羣生彞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
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
優賢揚歷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
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雖出處
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原啓梁何允谷皇太子啓曰允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
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旣無語稼
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棲息邱壑秀水清潭于
茲永已 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

尚其事義光又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
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
伯記遠迹于前叔夜士安書高塵于後雖去取異情羣
畧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
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
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
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軌
思自罄勗

增箋宋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宏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承先業浙湖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原書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畧曰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

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
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
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 皇甫謐荅辛曠書畧曰箕

山之叟超跡于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
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
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

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 增嵇康與山巨

源絕交書畧曰康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

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枉其
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
為能通之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
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
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原梁昭明太子與何允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
明經漢莊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

千里渺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
心往形留于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
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
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豈與
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 劉孝標與宋

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
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
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

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
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
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
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
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
負郭俛耆翁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
繡江塘或鳴騶落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萼跼若是吾
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

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
坦先生幸其勗與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

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
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
者 又荅虞中書書曰棲六翮于荆枝望綺雲于青漢
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
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

期岱嶺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
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
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
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栖空勞鼓缶逮及暇
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前修也 又答趙
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
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
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

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
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增隋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徐

則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曉義理頗
味法門悅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
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體道休

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

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
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帛賁然來思不待蒲
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 唐李白上安州裴

長史書畧曰白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
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
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
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王維與裴迪書

曰近臘月中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
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
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
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
濕青臯麥隴朝雉斯去不遠倘能從吾遊乎非子天機
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績荅刺史杜松之書畧曰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

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
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
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
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隱之詩惟憂句
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為樽仲秋則菊花
盈握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
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
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東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

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 又荅馮子華

書曰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
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
夏五月跂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
乎適意為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
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
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炤知我縱恣散誕不嫻
拜揖糠粃禮義鎔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

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
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
幸甚近復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廩總十餘間
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薦藁黍
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
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
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
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于舟中咏

大謝亂流趨孤嶼之句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
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
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為巧不必與悠悠閑人相唱
和也孤住河渚旁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
有地矣 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畧曰司成之薦輿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以廉
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幟幟風厲天下非分一
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

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于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
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宸以厯顧注而聖心明
睿輒記姓名以為薦藁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
于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
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迫僕則以
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甚懇迫朝廷
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採
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

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于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為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生平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為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所不欲而曲為先生留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劉壇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人部五十隱逸

隱逸六

增序晉書隱逸序略曰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士卷跡竄氣之表漱流而漱其清寢巢而

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

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

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至于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
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于巖穴玉帛之贄委于室衡故月
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與自典午運開
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咏林藪峻
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跡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
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編 南史隱逸傳序曰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狗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
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神于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
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
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夫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
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潛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邀

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與
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 唐魏徵隋書隱逸序曰自
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
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
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
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
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

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
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
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
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
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
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
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

不為者也 新唐書隱逸列傳序曰古之隱者大抵有

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
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
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泛然受
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怡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
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
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 王績遊
北山賦序曰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

寧酒甕多于步兵黍田廣于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
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
度日以為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丘壑
依然風煙滿目孫登獨坐對嵇康而無言王霸幽居與
妻孥而共去窓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叟之去來亦已
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
序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為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
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
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
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耳而不煩曲者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
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于
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
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為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我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宋史隱逸傳序曰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

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于當
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于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
避世宜多宗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于史然而高蹈遠
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
放之徒召對大庭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
之君子時止時行又何譏焉 元史隱逸傳序曰古之
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
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

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之時
且避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
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
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
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
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
明方孝孺梅隱詩序曰隱者不求知于世而載乎人
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于心視外物如蚊

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為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
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
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
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
際者乎

原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
抱璞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
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戕戕治所樂慕

景明登基逍遙來過墓庭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
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孫綽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墓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居體沖高蹈域表淑
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
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落松竹蕭
森蒼叢蔚蔚虛宇惜惜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
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原賛後漢蔡邕焦君賛曰倚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
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 魏曹植許由巢父

池主賛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
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卞隨賛曰

湯將伐桀謀于卞子既聞讓位隨以為恥薄于殷世著
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又商山四皓賛曰嗟爾

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
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賛曰悠悠范

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
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
遊遊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
託志清流 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
標空蘭泉吐漏龍薈可遊芳津可漱淵谷蕭寥鳴琴獨
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煖潛真內全
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
隱不巖元迹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

朗烈道攜熏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竒絕翹首丘
冥仰想元哲 戴逵閒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
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
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
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
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
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然如山林之客非徒
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

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閒遊者
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
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
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
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
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
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
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咏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綿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
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
巢由兼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
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
悠然一悟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
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
絀翬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
而樂瓊靄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翬不足以翔雲

翮是故貌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于
元庭夏功忘于虛室晉徵士高陽翟君稟逸韻于天陶
含沖氣于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
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颺靄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
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旌屈于匪石帝命慙于虛復矣
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于絕代恢
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
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感至德之長泯

悼仁風之永翳乃援翰咏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
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爾夏鼎高揖唐朝
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方湛北叟
贊曰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
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元理喪馬弗悲折肱愈喜
淡哉一生無泰無否增晉書隱逸贊曰厚秩遭累修
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
止競永垂高躅原晉陶潛張長公贊曰達哉長公蕭

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歛轡竭來閒養其志寢跡

窮年誰知斯意齊王儉竟陵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

輝玉朗疊疊大韶遙遙閒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

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梁沈約高士贊

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

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戡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

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

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

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
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增周庾信
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
小船風雲未感意氣恬然有此相望於茲幾年 原又

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
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銷聲滅跡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
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

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弦

增唐梁肅四皓贊曰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

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棲心

化元澹泊無為禮物雖至先生默而維彼貞石確不可

轉儲王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

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李華嚴君平贊曰先

生冥冥隱于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

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皦皦柔
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
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淵通弋者何為仰
慕飛鴻 又嚴子陵贊曰五采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

明子陵不屈羊裘漁釣以此終日網羅徧野乃致雲鴻
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體展肢加于帝躬星官告占天

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陸龜蒙漢三高士王霸

贊曰王霸仲儒

後漢作
儒仲

清節是履有息躬耕蓬頭歷齒

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一
日不起其妻詢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志不仕子親
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慙彼霸乃忻然恬澹如
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又贊恂贊曰贊先生恂伯陵
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
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
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
為逸民 又申屠蟠贊曰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

仇吏欲論殺蟠以同縣諫請

平江集本作諫議蜀本作陳情

上獻廷尉

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群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
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邀苦不應
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增論後漢仲長統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
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跼蹐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
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
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
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
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原晉阮籍達莊論曰天道
貴順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

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
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
無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者耶于是先生乃撫琴
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喻精神言其所
見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
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沈其燥
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
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

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
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
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夫至
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
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
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
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
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從生者

失其貞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
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治與造運齊
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元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
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
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吕梁之波疾雷破
嶽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為體也可謂含貞
履信純朴自然 增皇甫謐屢辟不行其後鄉親勸令
應命謚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論其畧曰

客曰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叙彝倫存則鼎食亡亦薦紳不亦偉哉而忽金白之暉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榮抱敝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

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
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
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
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
布衾段干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高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 宋范曄後漢書逸民列傳論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賴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
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
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
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
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
致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

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

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

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也取焉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

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

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

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

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

介羞與卿相等列乃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
錄其絕塵不返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原梁沈約七賢
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
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
能參阮公才氣宏廣亦非哀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
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
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
世懂然後全仲容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

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
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
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
其遊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囊中妙趣固冥然不睹
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
駭且人本舍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
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增明王守仁四皓論曰果于隱
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為高則

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犬豕依人資其鋪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衆人皆愚而四皓獨智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从矣豈有智于前而愚於後決于中年知幾之日而昧于老成經鍊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四皓之隱其為巢由乎

其為伊葛乎將為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為伊葛乎
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
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下流為希利無恥之行以
四皓而為今日之為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
則必無今日之為況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使之者呂
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
願為太子死斯言誠出之口則善罵之君猶存也四皓

何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何為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趨道路為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惡者乎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曰四皓亦不出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遯世之人一旦欣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

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荅
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詆議邪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
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
四皓遯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
澤刼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省鬚皓白者偉其衣
冠以誣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昔所挾以
事君者何莫而非竒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况
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

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寬裕者常公出于銳計者常詐用詐而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為太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綺季皓首以逃嬴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為遯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况建本

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為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識其貽罪于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

者亦終與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足取哉

原箴晉江逋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經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遯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

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尚
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
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徇外物心煩
技癢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原銘晉虞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澹
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包造化韜光緼鞬鼓
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
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汪汪川

源邁迹圖錄

增唐柳宗元東明張先生銘曰匪祿而

康匪爵而榮漢馬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
為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
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弗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
浩浩端一以生

原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
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
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于是散髮解

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
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門晝掩蓬
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
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壘尋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
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
生文草霏霏以拂露鹿颺颺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
洪潭而北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
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

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
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鷗雙雙以赴
水鷺軒軒而歸田 劉孝標山棲誌曰夫鳥居山上曾
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
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蹢
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
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

膏澤塊鬱若其羣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
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
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
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楠蠹莽萑梢風
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于青
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泣露芙蓉紅萼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
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
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
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迂萬物莫辨榮
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增記晉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
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
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
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言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

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
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柳宗元潭
州東池戴氏堂記曰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
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墟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
而曲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

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
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若連艦摩艦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檜被之菱芡芙蓉
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
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
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
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
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

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闕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
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
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 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
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明劉基市隱齋記曰博徒
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
之賊者也顛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窵水以待聘
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
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于道

賢者遭時之不然或避世或避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
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
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
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 方孝孺息耕亭記曰方子
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
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
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
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絢目如事嚴

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
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
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
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
牛之毛以之明道縈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
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竒窮精億
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
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東學術敷宣條教物薄人澆機

深窵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我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于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

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與水俱
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為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
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并耕者而忘之治天下猶是也
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
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
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邪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
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 王慎中企
潁亭記畧曰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

又有許由冢疑乎有其人矣彼恐以天下累已而逃之
宜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生且死不離箕潁之間
豈堯之仁不待去遠自不患于見辱邪抑其善自泯能
使堯終不累之以天下而無事于遠去邪夫求之而逃
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為其所知而莫
我求也待其辭命之至而後以為已污艱然作于容氣
烏覩所謂高哉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潁其猶
眩于莊生之誇說以為甚高而慕之也聞者莞然笑以

為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胄
爵秩命數出于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與皆自上與之而
奚慕二子為余曰匹夫之微長于貧賤而能不侈于富
貴蓋多有之生于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于其習
是謂難耳西亭君于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
慎于分義之際不苟取一介以是而作亭曰企賴奚不
可哉

增誄宋顏延之陶徵士誄略曰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南岳之幽居者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
乎遠濯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
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
士望古遙集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原碑後漢蔡邕郭泰碑曰先生誕應天衆聰睿明哲孝

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資度廣大浩浩焉汪
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
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
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
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
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召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

又

處士國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

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來
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
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為質學

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
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為萬里
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淵淵焉
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
國失元傅學失表式凡百縉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

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

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
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
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
綴丈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為
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聞
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
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
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寤早世永顏違

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

碑曰夫河洛摘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跡
可覩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
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
王喬雲舉控鶴于元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翦帝
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惡道
者窮地之險也歌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
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柅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

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
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
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
絕封萬古乃見先生先生浩浩惟神其道泉石依情煙
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棲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梁
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太和中有所許遠遊者乃
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
基先構即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
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
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壘間遙通朱楊鬱
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嵯嶢高棟育靄修櫺
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障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煙
生岫複又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
非眩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于遠
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于唐朝漢

陰貞棲滅跡于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耀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飈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窺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真慕留侯之却粒杖策孤征遊踐山岳既而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官府靈異之棲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樸士安之元宴倚巖棲隱依林遯跡交柯結宇

剗徑為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峭組織烟霞枕
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
陵山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
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茲山也譬閭風之地
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傍臨九繩閒設樹有琅玕草生
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
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
致禮河宗況于茲日弗能尚也 裴子野劉虬碑曰受

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
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
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
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于
豐草蒲密至于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倒席鑿室
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
戶平疇翠瀨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

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子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戕戕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之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逝矣江濱輜輶結轍羔雁成羣監觀令範

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增唐陳子昂陳居士碑曰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
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
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矣
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
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飢也躬勤
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谷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與綿
綿羅網冥冥高鴻籊籊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

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于蘭焚二老不免于薇歎
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
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著而艾俾爾昌
而熾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

增碣唐張九齡徐徵君碣曰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
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遯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
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于世純儉以存戒博

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
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乃銘曰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
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
邦以觀其妙

原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
楨氣應大賢之一期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
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

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
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
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思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
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
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
始居若邪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
軍謀祭酒實允丈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
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東帛虛歸而

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寔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
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
愴咸以人亡素樸禮墜文章洙泗顏經扶風罷學關西
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于茲永息余昔在
殊方亟往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
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尼
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
曰文範高世元宴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

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存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
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
憇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雙雞徐稱酹素
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礎雖貞元
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為美
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
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

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于空中千和
焚于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
枌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適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
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為仙
亦有元則兼稱稚川猗歟夫子受錄歸元黎傳苑吏書
因賈船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增雜文晉陶潛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
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
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
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齊孔稚珪北山移
文略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瀨
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
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邀東魯習隱南郭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

臯乃櫻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遊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
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看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
白雲誰侶澗戶推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

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
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諄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兮
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
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
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

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壘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宋羅大經
鶴林玉露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堦落
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
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
既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

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
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茗一杯出
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悅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 明唐順之書秦風蒹葭後曰余與褚生
泛小舫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諷
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

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于戈矛則技癢于撿馭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淡乎塵埃之外若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

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又何心于後世之名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